

4

... RESE - JAPAN ...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 5409 / 7920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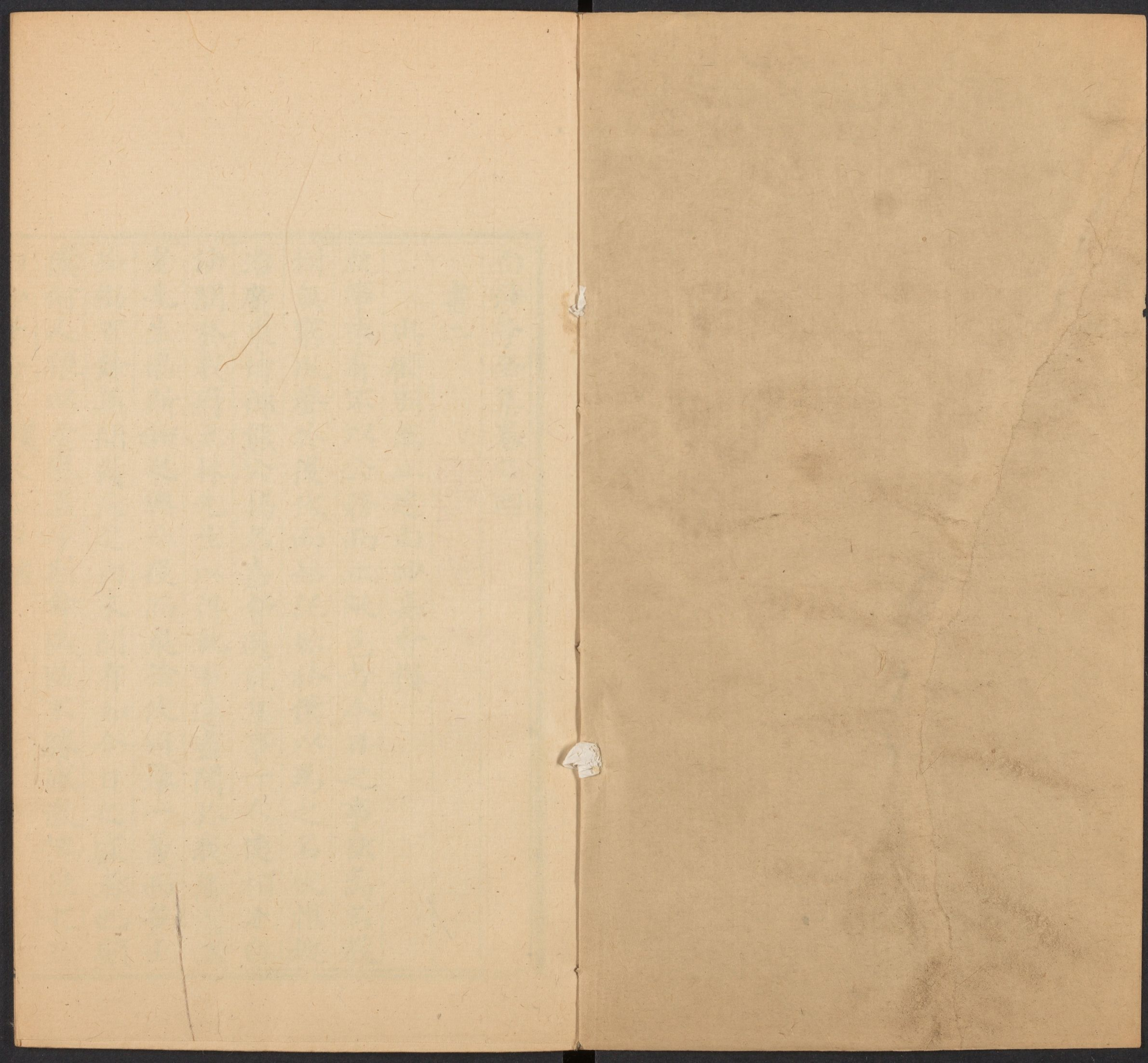
白沙集

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王... 藏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

書二

與顧別駕止建白沙嘉會樓

執事未有不以公務而止敝邑者今日之事欲為名教  
樹無窮風聲於後代而姑託始於僕以為之名伏惟按  
治廣東侍御熊公揭名嘉會選能集事一人使相地白  
沙問於我府主林先生以得執事遂盡聞於我藩憲諸  
老先生倡斯和之興一役而衆論攸同舉一義而多士  
知勸百餘年間嶺海之內未聞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顧  
僕何人猥以虛譽濫竽斯會區區不勝感激愧悚之至





執事以才識卓異見重於時諸公誠信而委之僕愚以今地方多虞民苦力役斯樓之建雖以賢別駕主之然寸土尺木不無勞費在民願執事再加處分以復按治之命苟可已之不但紓民之力而負且乘之譏亦且不及老朽以貽玷諸賢尤見執事相愛之至也幸甚幸甚

又

左明府過白沙得知近况一二才與他人異宜上下之交無不便歟伏聞當道用人如執事之才將別有大委任之而何欲去之速也賢郎今已康復否送蠓船過江門聊致此不盡欲言

又

山樓小構清白俸餘之助得之公不以愧謝士誦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此僕所以每受賜而每不辭於公也雖然厚德不可以不報尚友古人永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近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此僕所願望於公如是若徒以身為溝壑無所規益舍已循人與時勢上下非僕之志也鐫者偶有所適碧玉樓詩刻俟後寄所示從吾先生送張巡檢詩何不類平生之言也分惠諸兒輩及諸士友歷日分付一一感公盛德并此為謝



與余通守

某啟今日里長付到黃歷五本前此寄來鄉試小錄一本具有封識已一一驗領疊辱台貺豈勝榮幸某本田野之人濫竽士列凡於公卿之門惟知尊敬盡禮而已不敢隨衆奔走以負其初其有賜於某者既於家中拜受更不進謝惟照亮不具

又

昨晚寒舍同飽脫粟略無難色大丈夫如此亦何事不可為敬羨敬羨既別索燭讀彭秋官序文一遍言外已有砥柱中流之意為之發歎此冊告暫留白沙俟閣下

行李去郡僕得以所見綴一言於彭公之末為榮其餘衰病稍減尋為捉筆但恐呈薄技於大巧之門於事不免踧踖難成耳末由拜德伏希心照

復胡推府

辱書英特不羣之氣溢於言外而其中耿耿欲與世抗尤於詩焉見之前數日託倪指揮送去手書弗及想未達也承以得卑官為喜古之善處困者如是雖然未若忘之愈也忘之都無事矣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庭執事之作其果近之乎如其未近則當易故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然不獨作詩為



然也臥病餘旬不能舉動感茲遠別又重違左右強勉  
數紙不能佳也不審何日離省區區馳戀之私想能亮  
之書墨并此謝

與左知縣

章啟頃者欲留一飯爲他客所併別去匆匆一語不能  
究至今惜之黎生來辱書兼多貺硯石之奇尤爲難得  
昔伊川先生以一詩酌王佺惠藥傳之至今明府善爲  
邑使百姓歌之老朽雖不習於辭尚能爲明府執筆作  
循吏傳傳之天下後世以爲美也明府寧不許我耶瞻  
奉未涯謹奉啟不宣

又

昨來枉顧老夫胸中又著一左明府矣由鄧生之言知  
明府遺愛仁化已多今者鄰封得此賢牧幸甚幸甚老  
病林下每聞四方郡縣得人輒爲生靈喜况目擊其人  
乎公程還日過白沙少留片餉細話平生志業以慰老  
懷是所願也

又

李世卿將還武昌敝邑具人船送行世卿不可即日東  
作方興家無餘力吳別駕人回具審明府與顧勉菴候  
送之勤某與世卿均一感謝因世卿行布此餘不及



與順德吳明府

來紙二柬封識具在恭惟廉令惠不與常人同榮感榮  
感適見按治周公歎息言省中一時州縣吏無如順德  
其謂當道知人無難惟行其所知善有勸惡有懲則公  
道明美惡雜居賢者羞與不肖伍萬一有如陶元亮輩  
人傲睨於其間其肯為五斗米折腰而不去耶吾懼斯  
民之不得蒙其澤也按治自香山將臨敝邑阻風江上  
連日某為絕句以迓之云云其望於按治者如此謾及  
之

又

頃者從事至辱書貺為感適姜仁夫在坐不即裁答仁  
夫說足下縷縷去歲首夏李世卿過白沙至臘初始別  
閒與論一時人物世卿亦以後進之才稱足下章於足  
下所存不待書而悉也念昔蒼梧之會潦略幾於失君  
矣顧今乃蒙不鄙瞻望清光於咫尺得非幸歟章衰疾  
不出足下拘於官守未有相見之期惟當洗耳林下以  
冀鄰壤頌聲之來足下將不以循吏之事讓古人也

又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以張梧州  
先生與獻臣近日所為章皆未得其詳不敢懸決是非



白少子全集 卷之四 五  
俟面盡

又

梁生至尊手書具審被誣事今已釋然甚慰明府惠愛在民民以是報何耶凡天損之來吾無以取之可以言命矣唐中丞稱潘時用之賢悼鄒汝愚之死小抑大扶朝低夕昂張梧州之於督府皆可謂知己之遇夫復何憾承一一示明府豈徒羨彼者耶陶邗伯才能集事威能禦暴便可當一面之寄其他未敢輕議大抵用人不求備議者謂中丞公人物一大鑪冶百鍊之則真金出焉順德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乎誠則不言而

民信無爲而化成觀於明道先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承下問不敢不盡明府以爲何如

與趙明府

平後山碑文僕已謝於陶公非敢有愛於言也夫文以紀功必書首事主後山之役者誰乎今秦公已去存者兩府皆非知僕者也孟子譏未同而言此豈止於未同而已耶一二十年來僕與人爲記序等文多不過十數碑而已爲陶公者半之謂僕於公有所擇於言乎必不然矣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爲言之



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為不忠矣僕廢退之餘恐收歛之不謹以取罪累實非有他也惟執事亮之

答陽江柯明府

頃者有胡秀才來謁白沙能道執事志行之美章多病少出於執事無一日之雅聞秀才言為之動容起敬已置執事於東南十郡內賢守宰之列所謂生而民愛戴之死而民俎豆之以此期待陽江而注仰之久矣蒙辱手教承已表識張太傅墓又於墓前構祠祀之與厓山同幸甚幸甚以今觀之執事所作皆風化首事尋常只

是簿書俗吏取辦於目前耳何嘗望見陽江脚板耶祠記某當作昔聞秀才言執事表墓建祠某心已許執事矣顧今拙病未能脫體少延歲月為之未晚也病倦不能具大狀使回聊此復餘不一一

與任明府

昨蒙枉顧感感一談之頃愧久病未得脫體精神不能自達愧負何限雖然造次間已覺明府英邁之氣出於人上者可畏可喜異時當為賢宰牧有聞於天下後世新寧之民一何幸歟今日又蒙多貺之及感忤感忤以新作之邑遇新除之令凡百政令皆自我出未有壞於



前者事機之會如此亦可賀也老拙以為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為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明府裁之病倦執筆匆匆不究所欲言謹此布謝而已惟照亮幸幸

與曹知縣

執事去新會二十年矣何由復見執事日侍貞節堂延接四方賓友與言昔者土木之興衆工一日具舉執事悉心於名教常在目雖不見猶見也堂成而執事解官堂今存而老母下世俯仰今昔情如之何恭惟執事才足以立事勇足以行志而竟不為世用或云見曹長

官於京師或云退而家居慷慨如平時欲致一書慰執事無可託者男子蓋棺事方定士所遇有時焉耳鮑叔有聞於後代以其能真知管仲也雖不仕齊有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叔賢之烏乎世復有斯人乎執事以某之言為然則凡世所汲汲而後見者皆不足以望執事亦非所以厚執事也李世卿還嘉魚輒此奉候粗布二端表遠忱制中不多及

與梁知縣

三郎回能道漳平初政甚慰懷仰居下而能獲乎上事功將日大聲聞將日著可賀今之從政者豈必盡如古



白沙先生集 卷之四  
之人但髣髴其一二世必以良吏目之矣又能始終表裏無間將來必大有可觀幸卒勉之老拙之望也此者小廬山塋封粗畢遠煩致奠哀感可涯竒娘子母計各安好漳平風土想與此間無甚異惟善調攝勿令生疾惠絹感感耳邊常得好消息不用寄物也

與鄺知縣兄弟

丁明府彥誠今之良宰官也遺愛在邑邑人思其德欲為廟以報之此義舉也吾輩當為之倡今附去疏文一首幸留意富者多助貧者一錢勿棄大要見此舉報往勸來出於民心之公庶幾光明正大可以傳遠今卜地在白沙里社前與嘉會樓相望亦其生平所樂遊之地留題真蹟尚在壁間吾知其必享也

與林郡博先生

門人

近連得緝熙兩書烏乎尚忍言哉平湖別家踰十年官滿來歸不見仲子見母夫人豈非幸耶再如京師謁選未及一載歸哭几筵前有就祿之請而人見疑後有終養之圖而母不待且母與褒之恩孰重章謂哭子之愛尚可割哭母之恨無時休不肖孤不丐先帝之仁寧免終天之憾耶緝熙孝稟自天豈無念母之誠因斗升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



偶又一決遂貽今日之悔而世之議緝熙者多矣當是時雖使一怕人非沉酣利欲得已不已者處之亦必不能不爲之動心而變色况賢者乎自茲以往緝熙其皎潔磊落不爲混混之迹所以慰慈靈於地下而解羣惑於當年如毛義焉可也若不理會此處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素辱厚愛計必不見訝是以盡言之定山近日之出誰實啓之其意云何希垂示江西來日者未過白沙銀瓶嶺合葬只看年月利否餘不用問人憂病中末由奔慰謹奉疏不盡欲言

又

萬里之行無可爲贈徒深悽黯而已辱書具悉諸况其七十病翁理不以生安知今日之言非永訣耶三十年游好之情盡於是矣異日過定山先生問我亦以是告之

又

子逢家人至得書具審太夫人以正月六日祔於竹齋府君銀瓶嶺之墓褒亦祔焉爲慰是月三日章亦奉遷先考墓於小廬山與先妣同處日者云是歲官交承之日百無所忌遂用之居喪不能免俗多此類也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耳來喻知



孔而不知毛老朽所望於賢非歟此翁明年滿七十世  
寧有七十老人發狂著書與故舊作炒也有言無補於  
人之不足託於靈龜以正朶頤而不知止耶李世卿自  
嘉魚來與湛民澤往遊羅浮今殆一月矣未知所得何  
如老朽亦欲深潛遠去為終老計此間民日變為盜地  
方多虞白洲李先生為卜地於省城破數百金古人之  
事不意今復見之顧今暮景所以落莫耳目之用不息  
事隨日生委餘齡於尋常喧囂之境恐卒不能成其美  
未易裁也歲首白沙嘉會樓成白洲李先生遣人走定  
山求記比得南京李學錄書中間報莊驗封以去秋八  
月履任尋得疾臥家至冬間發此書時已聞定山將出  
謝病未審然否想欲知故及

又

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  
之人可也聖人不為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薄乎有  
不得不然者免怨而已緝熙抱耿耿于茲幾年今發於  
此適有客及門求見不暇詳荅然大略具矣如何如何

又

違闕日多忽枉來問不啻如珠貝之入手也亾兄不幸  
早世十月在殯後此尚二十日始克就窆積痛成疾章



白沙子全集 卷之四  
不足念如老母何承少寬之喻伏紙摧咽頃者與子逢  
書中間一二近況與悼秉之等詩想次第經目矣餘註  
面莫究主考閩藩令譽藹然可賀可賀傳聞鄉試錄好  
文字想皆出總裁之手恨未及見耳別紙見示奏草此  
事在今日不言而去揆諸易果不當歟夫以無所著之  
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老孺人之旁計未能猝  
離而平湖之旆亦難久留不審何以處之區區注仰之  
私與月俱積錄近作一二見意早晚能一過白沙否耶  
景雲如桂陽未返張僉憲日夕至學景易惟課訪是急  
諸姪營葬事往候無人惟加照

又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病卧在牀忽得此  
柬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也終日乾乾只  
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  
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  
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  
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  
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  
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  
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



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  
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  
盡藏故也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  
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  
病中還答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前此所諭命之理  
以下數段亦甚切實有味愧不時復草席香各領賜感  
感

復梁二教伯鴻

尹秀才至尊書兼拜汝帖之貺感感足下病不能任官  
貧不能供母迂不能入俗直不能干人足下持此孑孑

何以度世哉承欲挾卜以遊足下設言之以自遣耶將  
仰給於是如昔君平之為耶頃者何廷矩在胥江開卜  
肆竟無一人售者足下聞之否耶此非愚慮所及足下  
善自謀之無令古人笑今人也顏淵季路皆可師法聞  
足下有少田業勤耕而節用可以不死雖甘旨之奉不  
足亦士之常分揆於道義無不安也舍此而他圖心日  
勞而困日甚足下其如命何哉人還匆匆聊此復不能  
悉

復祝主簿

未拜一顧之勤此貺疊至皇恐皇恐閣下以至公待民



使一邑受賜則惠之所及廣矣豈獨某哉夫公必有養而後能某於今日之賜不敢不受亦不敢不讓所以廣閣下之廉以養公也僭率不罪

與寶安諸友

章衰矣齒髮日變于舊亡兄屬續之初老母哭之欲絕積憂之餘面足俱腫由某獲罪於天不死延禍同氣以上累於高堂痛徹骨髓如何可言諸君不遺老朽慰之連尺撫狀不勝悲哽傾感之至子逢別紙具得平湖履任之詳可歎可歎彭澤不折腰於督郵平湖不屈膝于當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古今一揆也數日前閱甲辰

舊詩改贈平湖章云偶從道路得行藏南北東西又此鄉滄海一身堪自遠平湖數口爲他忙江山舊宅香林老籬落東風豆角長小與先生分出處扶留牕下細抄方又改次章頷聯云到手閒官如處士從頭詩卷又江湖去秋與張進士唱和絕句云不求老馬在長途誰道乾坤一馬無伯樂未來幽薊北憑君傳語到平湖諸詩謾爾豈遂爲之兆乎諸君其亟椽欖山之室南川之歸無日矣景暘今秋不免隨俗應試非得已也家貧不能日給無可仰干於人一也祖母年高氣衰悼往憂來懷抱作惡希得一解可以慰解二也是兒賦分已定責之



以越常之事必不能堪三也功服不得科試程子據禮言之當如此亦古人常事耳在今日可以望於賢者而不律衆人也若曰祖父喪在淺土雖服已除亦不應試此又過今之人遠甚子逢自量力爲之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爲之而力弗逮反暴其氣矣秉之在獄安否禍變之成非一朝夕今日之事不知秉之平生費多少麩蘖醞釀來也爲我謝平湖秉之雖窮使甘心觚翰如藏用輩低徊於里塾寧有此惜哉

與鄧勝之

勝之足下自頃歲寒舍一話別去未嘗忘但懶作書耳

春初聞太夫人委蛇又闕一疏多罪多罪僕之心事惟足下知其無他則知僕之交於人者如是使世之知僕者異於足下幾何不斥其簡而怒且譏耶足下勤勤于僕之意每見德孚與語未嘗不增戚戚於胸次顧足下之所欲爲者其機未始不在我如足下亦何所不至慎勉之毋以畏難止也承枉陰陽家諏日等問僕不究其得失然大槩以爲術家之書其說主於禍福故不宜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是也吾徒作事宜何所法守聽命於術家之說而我無所可否焉僕竊爲今人不取也小五星等書自地理家秘而不傳然其說亦動靜兩端



而止耳足下將求之不一耶反求之吾心以觀其會耶  
抑徒寶愛其術而思藏其故紙耶足下欲之必有其指  
不愛一言以慰懸仰幸甚幸甚

復李世卿

先生門人

圭峰山靈相候已久何濡滯爾耶世情不可盡徇盡徇  
則失已與諸鄉老龍興寺舍相對竟日孰與置一榻於  
圭峰為足快也邑中山水白龍玉臺最勝諸前輩有賦  
詠可盡收拾志中慎勿留意拙作為世卿累也切囑切  
囑昨晚陳伯謙過白沙出示與僧文定詩頗有援救意  
不審聞於邑主否封去某近作記文一首據拙見詞格

不古終傷安排不知世卿以為何如朋友間評論文字  
在於求益奚事虛讓為讀畢還一字示可否乃老拙所  
望於世卿者也

與賀詒

賀生秀才得生書把讀未半亟呼童子使召犬子來讀  
之何生之言似乃翁也幸甚昔在長安日過乃翁生時  
方毀齒能知兩翁意見輒呼曰我老先生來矣坐則置  
生膝前撫生頂與乃翁語至今岐嶷可想生猶略記老  
先生面目乎味生之言其志遠且大恨生不生南海又  
恨夙疾支離老脚不能及遠冀一見生容止接生言論



有疑相與對面折衷之何可得哉里生陳紹裘行託以告區區禮闈之會可必否耶

答陳宗湯

先生門人

得宗湯六月十日書書中作字太奇老眼不識服周讀之以告我耳邱侍御取道還閩過白沙留語竟日獲聞考察事詳微侍御宗湯索我於黃雲矣周憲長半辭之頃誣已信人洞見肺腑二公為天下惜人才公去取同此心也侍御尤拳拳於桓溫問孟嘉之一語噫何愛人之無已也宗湯念之一時交遊東顧西覆民澤可期遠到西望衡山神爽飛去然自去秋感疾迄今未堪舉踵

餘亦無足觀者所須縣誌謾往一冊世卿為此書蓋亦自以為未足云

與周文都

先生門人

來喻具悉畜來始末前此未知也昨日簡中言偶與之合耳然不害為義也非子來死於道路久矣度來之心不肯舍子而之我來若自計曰不違主之命是亦報主也吾斯納來矣來雖小所以處於來大者存焉吾此心是也此心滌之則明物澹之則暗此吾所以不敢苟於子也傳曰以友輔仁

與梁貞

先生門人



肺病外感則風內感則煩調攝之方莫先虛靜秋舉逼人能置之否耶戒鄺珙之覆轍念老朽之狂言惟在貞

與羅冕

先生  
門人

得五月十九日手書具審比來侍奉吉慶徒以老朽旦夕往來於心憂之深言之切有如吾服周者乎老病不勝喪賴諸友之助止妣得安小廬山之兆迄今塋封麤畢遣人去買藤縣木歸建塋前小屋為祭享之所立祭田使人守之孝子欲報於親之心如此而已耶痛哉無可議者矣溽暑不可處近遷上碧玉西偏病稍輕於昔幸未即死吾子無為老朽戚戚也官窰牛商云於館中

便略此見區區不能悉

與鄭文吉

章之內兄羅經水母灣人金成之義主翁也內兄存日窘甚棄其居第還車陂死無子遺二妾女一居孀一在其室其困日甚今欲取來白沙恃愛干瀆倘遇人船之便先令金成走車陂取至廣搭附來白沙極感極感頃者市藥之費遣人致之不及裁謝

又

金成役者借勞一日蓋有弗獲已者實恃知愛瑣瀆為愧外氏零替之餘一坏土賴以僅存雖在螟蛉吾敢貌



白沙先生集 卷之四  
馬公且隨力剪拂之不但金成之德之也茶果盛惠前  
此藥資感感不別裁謝山茗二裏表忱

與黎潛蕭倫

先生門人

先妣不幸卒於今年二月十六日即日塋封甫畢穴在  
小廬山圖新書舍旁某以衰疾執喪氣息奄奄如賓客  
知舊往來記一忘十間獨於潛也倫也思之不置二生  
之思我從可知矣愛之深言之切老朽何以荅二生之  
拳拳發憤進步一日千里

與趙日新

久不見生一日得生手書如語予館中不知其在羅城  
也去白沙幾年味生之言欲再見白沙而不可得甚矣  
生不忘白沙也憂病之餘泯泯默默無可為他人言者  
念生忠信之人可與共學然問之者甚切告之者無序  
生雖有求於我其何補於日用乎賓陽陳掌教可人也  
可一通之餘不具

與太虛

太虛師真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與釋不同其  
無累同也太虛尚能覓我於衡山否耶別紙錄去舊稿  
試為我誦之章非能言者太虛豈俟多言哉

與鄭舉人



白沙先生全集 卷之四  
昔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父母訟于州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實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詎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笑謝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免富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人欲為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詣公叩頭請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區所存亦未多愧頃因田土細

故與足下有言足下遽賜之手札辭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尺寸壤得未足為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已而曲在人斯自慙耳僕非不願為古人之高特事有專主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亮之而已

與鄧球

先生門人

韶廣相去未遠一問不通今幾年悵想無已即日蒼頭至辱手書并惠米布諸物具審雅履佳勝志業日新為慰某奉母之外無他况惟益衰耳首夏湖廣嘉魚貢士李承箕世卿者過白沙甚聰明有文章留白沙數月不忍別去議論間頗覺有益恨足下不與同也眼中朋友



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其溺也足下苟有見於此幸甚幸甚章所欲告於足下者非尺牘能盡

### 與趙壽卿

蔡三兄弟欲求壽卿長萌田耕住以舊於我佃故求通一言惟裁之不可則止亦無固必也謝伯倚近至白沙以前所託通好於李氏者委之唯唯亦可見人心所同也知之

### 與周用中兄弟

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然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為實更不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既不獲罪於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然矣解紛之策莫過於此諸君其亮之

### 與李孔修

先生門人

子長乳瘡當一場重病今脫然矣聞之慰喜賴朋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即日塋封甫畢三月而葬禮也亦時也始以吾為殯宮論者紛紛今帖然矣寢食夢



寐舉安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狗奚可哉未有會晤之期惟加愛

又

諸藁中間一二篇特好得詩人蹊徑趣亦雋永異日當自知也餘多裝綴曖昧之疵益力未及而志願太高用心過苦故有此病耳題目小序文理類多不通此不學之過問東所

又

衡山之行無日矣今未發者候俊圭至白沙耳廬山之寓恐若久圖非不為子長計之如此草草終無益於子

長也頃者邱按治自廣右來云沈督府已辦田廬作衡山主人矣病雖未脫體其能以淹於此乎

又

見示和送美宣太守詩不見如何主意大槩類少年作老人語辭氣終別且其間下語往來呼應無脉可尋詩貴融通妙密若未理會得明白處遽然語此是躐等也如何如何

與范規

先生門人

近有人自南京來承定山先生偶得右手足風痺之疾近雖小愈尚未脫然欲求養生之術非能用其能盡之



以此相託定山平生故人老而嬰疾可念可念能用定山之交亦不可謂淺淺者何愛一行如能用寄跡山水間去來自由自此至彼數千里坦途計日可到然亦不敢必蓋行止非人所能頃來衡山之約如許又可固必耶專此馳問倘蒙金諾先乞飛示早晚須一至精舍商量切望切望

與趙汝夔

即辰聞舜英護母夫人喪歸矣遠道無虞幸甚幸甚但未審几筵安在何處近來邑里中夜劫之盜橫甚可畏宜得一穩便處無水火盜賊之虞方可停柩此送死第

一義君子見幾而作時義當然幸自裁之勿專於浮議憂病中末由奔慰想能亮之

與董子仁

前九月得周文選書知子仁以乞省家居多賀多賀又云在高亦養病歸或不可起不審此語何謂前此獲手教及克恭書感歎屢日凡百且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某奉別後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今幸老母羸康地方無事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



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聞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闢書齋於後圃靜坐皆不以病廢學子仁何日復京尚希一札以慰惓惓某自春間一病自汗至今尚未脫體臨紙牽勉言不能盡惟亮察

與張聲遠

先生門人

久不得字去年託賀官人往一紙尚未卜沉浮一別音耗便爾難得可歎可歎秋試捷否不足憂喜謾欲知之耳時用孑然客帝京忍寒餓二十年為母家不去誠亦可憫萬一了此心事不東入吳即南走羅浮與兒輩

上四百峰頭采薇亦可供也謾思及之此日病正愈臨紙不復一一

又

得正月十一日手書悲憤填紙幾不可讀平居相與論議慷慨未始不以外生死為達填溝壑為賢一旦臨大故不可堪忍之時尊卑疾病盈室家無錢財作何措置况於東吳反葬水陸數千計亦不下二十金所費將誰仰耶勢利風馳朋友道缺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如某一二麤知抑皆所謂旋渦裏佛不能救落水羅漢奈何奈何情切事違心邇人遠撫紙興懷徒憎悲忤



惟亮察不具

與譚有蓮

比日家僮自貴里來承口諭欲為小孫田議婚以平卿之孫女平卿善士與古愚先兄游處亦通家也幸甚幸甚第恐傳言或誤好事多魔於是叩諸著得大過之豫蓋吉占也未審果如尊意否夫量才求配聞之先賢計產許婚甚於流輩癡孫疑未中東牀之選世業恐重貽西隣之憂是以未能釋然於鬼神之謀也專此馳白庶幾為是一來倘不以踈外見疑拱俟拱俟

與陳德正

聞近被繫郡獄懸切懸切計今當道多明察想不加害於無罪之人否泰數也勿過為隕越人不幸所遭有甚於此者亦無可奈何且安心順命善將攝為禱

復陳冕

蒼頭至得書承貴恙漸平復喜慰之至更慎小愈以赴秋闈之選幸甚幸甚得失雖云有命然便委之命亦恐未盡今一科所取士若干多備數一時耳安可據以自比耶如莆中舉子多真舉子與僥倖尋常者相去奚啻十倍如是而失解誦伊川之言以自解可以無愧矣餘不悉



與舊生陳魁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瓶無贏粟以畜其妻子年幾六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劫士一窮至若是哉昨望見生龍鍾如東田老人稍就之疲頓與石翁異者幾希然與之論舊事寫平生於我三沐三薰之歷歷猶是也使我囊中有九還大丹能反老還童與生共之庶幾其成也可待生既絕望於我矣我更望於何人惟日孜孜斃而後已生與我皆然復何道哉佃者還聊此復制中不具

又

三四十一年舊游凋落殆盡吾老甚吾子想亦衰矣別去

幾時齒髮比舊何如願一見也奉棉紙五十番收用

與容一之先生

幾日不得到祠下眠食何如一之平時筋力倍予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旦夕欲見一之與論之不審力疾乘竹兜子能一至碧玉樓否耶專此馳問惟自量

又

今日貴恙輕否老梁課好決定不死可無憂也昨晚手書與陶公勸勿建書舍未見報札為此一事數日往來



于心殊無好况章因多病厭苦人事決策往平岡朋友  
間多不省事多言平岡土瘠難望成田老母聞之遂阻  
此行奈何奈何此非不忠愛於我抑未知所以忠愛也  
平岡土雖瘠然便謂其終不成田則又踈矣天下豈有  
棄物而人欲爭者乎不信人之言眼前事所見徃徃如  
此可笑也何日可動到齋一話甚懸懸也此聞足疾傷  
於勞而發由老朽故今思之但有慙負而已奈何奈何  
先妣墓即日塋封麤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為祭享之室  
使人守之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  
慕其親而欲報之其大者安在耶困於財限於分益亦

無可議矣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  
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為我謀也付之一歎而  
已何日對面罄其所欲言按自此聞足疾以下當另作一書因原本相連姑仍其舊

與馬貞

前日舟中與一之談及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  
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  
可戀着亦其勢終不能相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  
大為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暫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  
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老倦不能再省  
視令真福徃候以此能一開目否



又

貞父不幸早世貞卒成立貞有母也有母而無年貞之  
不得於天也奈何奈何衰疾未由躬慰臨紙悵惋

與陳秉常先生

秉常不春試永豐之使不在吳璉秉常幸圖之一見羅  
殿元亦不枉了某一日書與陳生

又

久違風采渴想話言偶得便舟託以載子儻無急故庶  
幾一來幸幸十月二十五日章書奉秉常

又

蒙謗大矣前有一簡與彭推府轉達府主未審能至否  
秉常可速入省謁彭詳說其事或士友中能扶持公道  
秉常其盡心焉事始末問公學二十八日章書

又

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養衰軀真情苦語足仞拳拳頃  
者賴諸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北即日塋封甫畢  
遣人去采藤縣木為祭享之室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  
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大者安在耶限  
於分困於財益亦無可議者矣到京見定山先生潘時  
用姜主事問我以是告餘不敢囑別紙所議禮想是但



老朽檢閱未得且置之病畏多言念吾子遠別聊復此耳途次見東山劉都憲先生告厓山慈元廟成甚完好因以先母訃告某在病不具疏

與崔楫先生門人

承示諸作見意思始者期民澤九月入羅浮四百仙峰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來喻不忘在學幸甚但恐進退未決不立背水陣終難勝敵希說勉之歲月不待人也李子長落水羅漢吾輩皆旋渦佛耶何故無一人救之豨歿草果神效當求識者致之感掛意某復希說秀才

又  
某疏不意先府君奄忽傾逝衰病多遺不時奉慰罪罪此日寒甚想孝履如宜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老拙所見多矣願希說勉之

與伍光宇

昨晚景雲歸具悉老兄動定某通夕為之不能寐覺得老兄此病非止疾痛之為心害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



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  
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爲  
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  
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據景雲所  
說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磨洗縱疾痛不  
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緝熙所謂怡怡之說殆  
亦忠告之言也盍深省之否則未有入道之期也不罪  
不罪

又

賤軀失養百病交集近過胡按察請教以心馭氣之術

試效立見驗但日用應接事煩不免妨奪工夫不精今  
欲自五月一日爲始以家事權屬之老母非大賓客令  
諸兒管待及光宇未復白沙借尋樂齋靜居百日有驗  
即奉還也光宇決策往青湖則此屋亦須有分付某將  
來却是東道非僦屋人矣呵呵

又

今晚叔貞兄弟過白沙適有客遠方來而賤疾又作遂  
辭去晡時螟姪歸自南山具審比日貴恙增劇皇恐皇  
恐天果無意於善類耶未可知也陳後山之詩一時人  
皆不好獨山谷與坡翁知之卒能行於世後山亦到今



不死夫苟有可恃雖死可也况未必死乎不具

與陳德雍

某啓清江之去白沙幾山幾水一夕恍然與德雍先生  
葛中青藜相值於寶林拍手笑語坐佛燈前促膝嬉戲  
若平生不知其在夢也及覺始悵然若有所失即復閉  
目入華胥尋向來所見一恍惚既不可得則又歎清江  
之去我遠德雍今存亡不可知况欲與之握手耶某別  
後况味如昨但年來益爲虛名所苦應接既多殊妨行  
樂耳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峰念念欲往亦且不果男  
女一大俗緣何日可盡雖云道無凝滯其如野性難拗

尋欲振奮一出又未能也德雍老矣頗復能記憶寶林  
昔日之言否乎臨紙不勝悵悵

與李德孚

某聞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者今犬之值  
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鬻也不鬻則耻之矣耻  
非其所耻何所不至甚矣俗之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  
羅某何敢不從脫尚未免芥蒂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  
之令盡去俗樣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  
吾自然幸甚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  
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釵與幣易之而侑以羊



白沙子全集 卷之四  
酒不審以爲何如

又

別紙乞怒專擅聞老兄近復假館禪林靜坐此回消息必定勝常耳根凡百所感便判了一個進退老兄今日此心比諸平時更穩帖無疑否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歡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已者抑之以義則拂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祇是無以供給

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已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

與潘徐二生

去冬得二生手書半月置牀頭日一展展時一發歎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來便都望三十四十不自激昂不自鞭策將來伎倆又似拙者模樣耳奈何奈何蕭先生書報潘生近聘岳家甥女可喜可喜然自是轉多事矣拙者正在不了中自曉事者觀之未必不以爲憂也呵呵



白雲子全集 卷之四  
與伍伯饒

有牛眠於此意中了了而不能使人信得伯樂一顧增價十倍甚幸甚幸山人眼家人夢卜人卜三事不期而合復奚疑謹此馳賀餘不具

與林蒙菴

某啟不聞問久矣忽得手書讀之恍若蒙菴之登我堂也昔者嘗一造蒙菴於京師則拜蒙菴焉嗚呼可勝慰哉見見蒙菴之書則拜其書如對蒙菴焉嗚呼可勝慰哉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姑息讀蒙菴之書知蒙菴之愛我亦如我之愛蒙菴也雖然有

甚愛者有甚憂也蒙菴之愛我甚其於人也則憂僕之自愛則憂其於人也則否憂其憂無憂人之憂其亦有以異乎蒙菴官於朝也則行乎朝僕之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蒙菴欲以其道施諸人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己在人則殊耳梁石時可之憂在己者而亦為人憂克恭則舍其在人者以自憂是三人者僕皆有慕焉而其憂不同又何怪乎出處之殊也蒙菴所稱胡提學亦如蒙菴之憂者也彼其意以爲古之道不徵於今則人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固憂時者之所圖也其爲人也雍容平恕樂善而忘勢其於僕也有一日之



雅焉僕之得譽於提學苟非其為人之急亦朋友相好之私耳非提學之心本然也蒙菴置之勿言可也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僕竊願與諸公共勉焉若夫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應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乎敬惟當乎時義焉耳此之謂易也必曰我無利乎彼我勿言不可也持此以廣蒙菴之意何如

與林時矩先生  
門人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隘自闊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

自為牛馬自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又

某慰言四月二十五日得黎三報悲惋連日太夫人一旦厭世時矩不幸遭此痛極奈何奈何今日之慟昔日



之思何者爲怨何者爲憾縱浪大化此往彼來吾將校  
計其短長非耶溝填壑委在我者一切任之而獨留情  
於水菽非耶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於道其能  
合於親者幾何吾重爲時矩悲之老病支離不供走弔  
惟強粥自大不宜

又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儻侗與吾儒似同而異  
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  
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爲之動但起脚一差  
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

勘破也拙和一首奉去可一閱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  
沉潛要見著落却還一字也獻章書與時矩

與謝伯欽

聞子酣於鬪矣老衰無能爲援請竭端末利害爲子籌  
之知貪得之爲害絕禍於未形上策也不役一錢不損  
一人以直道爭之官府失得付之於數必不已而與之  
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而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冤日積  
僥倖錙銖難得之利自遺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  
能歸咎於已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弟清修苦節以  
立於世如子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其德令



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於無極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無復芥蒂之跡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更請擇之

又

葫蘆甚美山厨得此免乞憐之瀆感感聞近欲遷居睦洲求靜可喜可喜然未若北角就田而家尤便也韓子云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去煩入靜當亦有漸乎未間閒來一話

又

縣郭居第相連連年火患恒多今北風日盛當爲豫防之計伯欽宜及此時就殯如或拘泥風水之說且移殯海山然後圖葬可也太夫人年高舉履難尤宜防慎麾臨兄弟將老朽此意再三申達太夫人前明日舁轎子接來白沙至開春還轎在此在彼老人亦何所不可也區區不勝憂戀之至諒之裁之

與潘舜絃

儀禮一書訛缺板多一經先生與黃大理手校便爲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空山深夜兀爾一榻撫卷即如對面耿耿達旦



與庠中諸友

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既不獲披接又不果以時  
還謝多罪多罪近按察胡先生過白沙青燈叙舊之餘  
輒及此方人士惓惓以爲己之學望諸君甚盛意也某  
親領誨言不勝感感尋欲與諸君共言之賤疾固未及  
諸君方急於秋試區區迂濶之談恐難驟聽然又不敢  
淺窺諸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謹此奉瀆萬一  
諸君之留意焉

與僧文定

僧文定嘗叅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蓋廣僧中之  
知名者偶以事繫縣獄慮是非之不見察也懇予爲白  
之予以邑主楊侯公明必不妄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  
干謁人之戒久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  
能以四大形骸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  
安能使吾戚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曾長  
捐長官前山僧若有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慰馬默齋喪子

吾子得數之竒孰與孟郊孟郊產三子哭之連日今吾  
子之哭凡幾抑又有不盡同者焉郊爲詩盡泄天地鬼  
神之秘而不爲造物所予不知其後何如吾子厚積陰



白沙子全集 卷之四  
德殆必有鳳雛麟種降爲家寶此未足深惜也

慰鍾五

令兄竟爲泉下客矣足下當甚悲痛令兄今生幾何矣  
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怪但人未死前一日誰肯  
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  
亦可悲也已拙疾末由奔慰謾往此紙惟足下亮之

與林時表

時表而代而父侍奉太夫人几筵何得舍朝夕奠而來  
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欲致一書計已無及於事遂  
不果比發去兗州訃否褒弟去冬死北京果然惜哉適

得尊甫翁濟寧四月望日發來手書進退不能無遺憾  
矣奈何奈何老母塋封甫畢末由遣人致慰幸亮區區  
緝熙行時云到部須求便養而自去冬謁選至今年春  
四越月矣授以山東兗州府教授然後奏請便親冢宰  
不許前此何不引例告選司當言而默欲焉待哉舉措  
如此謂之不濡滯人孰信之宜其不見許也中間揀選  
冢宰見怪假令不病將不計其不便於養而就選耶自  
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  
之不我疑不可得也烏乎惜哉

按緝熙以下另爲一書當列於前與林郡博內

與金都憲



某啟敝居與嘉會樓相適當道東西行部往來過此某  
得以扶疾見之誠嘉會也始者熊察院寄斯名於斯樓  
富哉意乎作記者宜因有所發非專爲某也比兩辱手  
書屬筆於定山先生竊惟執事尊德樂道之心充內達  
外盛矣哉不肖何足以當之瞻奉無由豈勝馳戀謹奉  
啓布謝萬一歲書自周都司來者十摺已領不別裁謝  
某頓首都憲金大人先生執事

與沈都憲

孤哀子陳獻章啟章不幸今年春中老母棄背憂病相  
持不復知有人世事承差來辱手教示以石刻清詞兼

致多貺感忤無量前所付白洲先生書物一一拜領承  
錄示晦翁南軒古詩令作跋此驥尾之附孰不以爲榮  
白洲亦嘗以一簡申命章何敢忘之尋聞執事握憲節  
往鎮鄖陽無的便因循至今哀苦之餘無由具答知罪  
知罪儻猶貸之以日月庶幾除服未死之年一附姓名  
於二先生真蹟之後幸孰大焉制中不多及伏乞台照  
獻章再拜都憲沈先生舊契執事

復陳方伯

近得手教復辱多貺拜感拜感役人回謹此申懇此後  
更不遣人上謝懼煩尊也錄來徐察院文字僕知之以



白雲全集 卷之四  
矣不欲辯也道學傳序中支字誤刊作交字乞改之子  
弟輩聞公刊此書傾想如渴不知可更惠數本否干瀆  
不罪

又

聞行李將入京弗獲躬送豈勝愧戀之至賢人屈伸在  
道公所存憂樂安能奪之唯萬萬自重

與鄧侍御

承寄示論孟古義讀之炳然可愛此公長於造語發揮  
殆盡有神采脫去時俗凡陋真佳作也使今之爲舉業  
者能如此亦何害其爲時文也文章與世運升降孰能

留心於此乎微歐公則天下不知有韓退之侍御可謂  
有功於君舉矣拙詩見意

復孫清戎

陳獻章肅啓頃辱過臨執事屈內臺之尊下顧漁樵之  
地光塵一披寵章疊至感之愧之多言不足謝也即日  
使來承惠年書卷端之題不敢作難近者逼於我藩憲  
諸公之命作兵主簿王樂善先生數絕句雖非挽詩正  
體故戒僅存然實非得已眼花手戰爲血氣所動所作  
字鹵莽甚矣至今愧之向奉去卷子但令兒輩錄上拙  
詩非其自書也伏計執事離省日期尚遠見委筆札細



白沙子全集 卷之四  
事或可補於將來也大抵年踰七十宿疾在躬百凡不可牽勉亦理之常然耳

慰王侍御疏

陳某疏廣東之民未知憂上之憂益感德政之所被一聞罔極之哀發於左右遠近驚惶不能已已况有半面之雅者乎兩月前具一慰疏以俟周生趨省之便非不及時也恭惟執事孝愛出於其性者與人異而又阻於官守不即奔赴几筵神徃形留何以堪處日月不居春復夏矣不審自羅荼毒氣力何似某久嬰疾病無由奔慰悲繫增深謹奉疏不宣謹疏弘治戊午夏日月朔某

疏上侍御王先生大孝苦次

復周廉憲時可

疊紙徒悉雅愛徃徃欲答輒無可語十數年來人遠事殊非惟拙者罷論當世即如稱述前古高岡遠流振衣濯足許事閣下諒亦厭聽平生進退憂樂兩言自餘無可縷縷若夫言離索問起居此彼徃來日瑣瑣只亂人耳亦不欲道惟照亮

答蘇僉憲疏

亡妣不幸傾背章以垂暮之年罹茲罔極實以不克葬為懼尋於小廬山住舍之旁力疾襄事幸不即死猥辱



白沙子全集 卷之四  
當塗之賜下慰窮谷之舊章無任哀感之至孤忱誰通  
僻遠忽於七月盡日疾作中風左手足不仁起倒勃率  
常若坐大浪中寸步不能自致每憶垂愛之仁久妨裁  
謝如負芒刺諸兒姪在前一無可委筆者秋云暮矣媿  
如之何恭惟執事愛我則真知我則舊衷曲布陳奚傷  
率略謹奉疏不宣謹疏

答祁方伯

某啓處疾年多諸徃返書問不及者十常八九非忘之  
也惟執事能亮之頃者一疏之慰禮有所專情罔攸遣  
亡妣不幸傾背在乙卯二月十六日大懼暮齒弗克襄

事百凡拘忌一切掃去窳壙於住舍之旁小廬山塋封  
粗訖重勞慰及此者復辱手教前後眷愛之私可見於  
此某何德以堪之愧感愧感某於七月末間疾作中風  
手足痿痺不時布謝恭惟執事望重位尊姑以一鄉言  
之如是者幾人抑非但問里一日之光而已近見陶邦  
伯諸公座間稱長者執事誠足以當之名爵之褒其可  
量耶無由瞻奉謹奉啟不宣

與孔憲副

曩者伏承枉駕白沙逮今三年未能造謝誠愧誠懼茲  
聞霜車西來旦夕將經下邑區區幸見之情疾於飛羽



白沙子全集 卷之四  
第以風疾彌延四體困憊殆極不可牽勉令門生專候  
至日敷此忱伏惟照亮不具

與大叅元善

七月十四所來獲手書兼領賻惠不一憂病中承眷愛  
厚矣秉常每見勉酒肉扶養李白洲方伯屢書示慰不  
肖孤何以致故舊之惓惓如此仰伊之懷無任哀感之  
至自去年四月八日小廬岡塋封粗畢今年正月遷先  
君墓來與先妣同藏在所居碧玉樓後以便子孫世守  
餘非所論也感元善愛我謹以布聞病軀大略如李白  
洲之言然恐未即死但極羸耳旦夕西行果能迂一日

程至白沙握手一別耶瞻奉有期何勝悚戀

與某嶺南道

某啓病寄邱園老去惟有歲月耳足下何稽畀之歌詞  
况於書札玩物能喪人之志足下反爲之增價耶感忤  
感忤細葛二端專使千里老朽何德以堪之從事言足  
下發此書時履任才一二日也足下修古循良之政以  
及海濱之民是在足下周憲長平生故人何由復見之  
李世卿即日還武昌今少留白沙此紙託世卿爲書制  
中言不能悉

復鄧僉憲



某衰病不出末由進見即日賢郎公子持手諭過白沙兼致西涯閣老之惠拜感拜感數年來習懶成癖且退者之分京華故舊知其如此不責往還書問非一日矣執事因書北達倘未以為罪及一言幸甚

答張太守兩山先生

名瓚

千里勞人惠以羊酒顧某不德何足以當之令子詞文章五色有翔於千仞氣象敢以是為公賀陳獻章再拜復太守兩山先生執事奉去大忠祠碑一道

與姜主事仁夫

先生門人

十數年間病廢往還亦只是懶耳遠者每以口問代報

狀仁夫知我深想必不訝近得緝熙書中間報仁夫近出淮上理刑遭罹家患伉儷子婦之哀先後疊至存者孤弱孫耳奈何堪之某罪積日深得禍彌重今年春老母傾背毀瘠不知與死無異曩見屬先公墓文歲嘗具一草未脫因循至今儻未即死當卒不負言也里生陳紹裘赴春聞囑其過淮上一見附此自餘問紹裘可知也瞻奉無由惟冀以道處情勿為無益之悲以慰區區不宣

復李太守

某以多病居嶺海之間接人無多惟平生於端陽一郡



比他郡最為親厚若有夙緣非人力所布排也凡今四方賢大夫宦遊其地者皆嘗得向往其風采而接其音塵幸甚幸甚魏先生來承書問珍貺不一感忤可言魏先生回草率布此下忱久病痿痺未脫體不能具大狀伏惟黃堂李先生大人泊別駕程先生執事通乞一照恕其不謹餘俟他日面既

與王太守

部內陳某肅啟郡尊黃堂大人執事某久病山林無裨當世誤承厚愛貺以殊禮揣分實踰然而不敢辭謝者上下之體嚴德禮之感深也某與周生通家舊非一世

矣執事雅望在人平昔所存之正所積之厚某得之周生者舊矣久病在牀無由走謁罪過萬千周生今在京師遠托造化之仁內外各安拳拳戀德之私想亦無日不在左右也側聞新歲以來郡政過勞頃刻萬端日不遑食或至二鼓不得就寢起居久佳某欲進拜郡庭為一郡生靈謝久病未能出戶下情無任感戀之至謹具啟用申下忱手戰作寫不謹伏乞台照

與陶提舉

與公別且三載無日不懸懸也頃者過白沙薄分不得走舟次奉迎到今為恨前此風雨中承仲氏僉憲枉顧



青燈綢繆無所不話自念支離之人徒知閉戶甚無補當道往來之勤皇恐皇恐專使馳此以代面謝惟照亮不具

與陸通判

病中聞旌馭在邑不得往候爲愧推府胡先生偶以事被拘當道愛惜人才想蒙矜宥田野之民旦夕懸仰而未聞得離憲獄甚皇皇也伏希垂示

與劉別駕

孫少叅昨過白沙云爲別駕處其去就甚至近聞林待用憲長致仕疏才上即解任還家決去者如是耳恃愛

饒舌不罪

又

某頓首疏亡妣荷先帝天地之仁不肖孤遂得請歸十又二年於茲雖無鼎食之養亦有菽水之娛詎料其奄至此極耶已於四月八日奉柩藏於碧玉櫻之北山迄今塋封畢矣某善行不修徒竊虛名於海內爲造物者所惡禍延老母尚忍視息於天地間耶伏蒙手疏兼致奠儀比者道路阻難以愛我之私勤人於遠愧感可言末由號訴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九日荅丁縣長



白沙子全集卷之四  
公遇節補會亦可笑也惠來鵝酒與馬默齋輩喫了必有佳作奉呈某今日爲誠菴先生制服略無好况公他日必欲補會僕亦爲公補詩也

又

昨夕燈下譜藁成以示黃秀才首肯未審尊意以爲然否謹錄上正之秋且暮矣公決去否耶三江漁樵序恐不得矣呵呵

與蒙知縣

某啟病中聞人語輒灑然忘之必有異乎人也所得如此所感可知矣老朽何以報執事萬一耶無由造謝布

忱謹奉啟不宣

與順德楊明府

使至辱手教貺以年書羊酒感<sub>非</sub>無量東白先生舒秀才書已領東白平生故人也明府出其門不待傾蓋而知其人矣制中不多及

與莫知縣

封川近地某老病不出明府限於官守遂無相見之期曩辱手教惠以炭漆感感某時在制中久稽裁謝茲者顧別駕使來具悉宦况安好爲慰諺云過後思君子方在新會時百姓未以明府之去留爲欣戚去之封川然



白沙子全集 卷之四  
後懷之不置安知今日封川之民不如昔日之新會乎  
山村寂寞無物可以將誠緘附來使轉達道意而已不  
多及

與韓知縣

某啓辱顧不報知罪知罪執事前在敝邑日月不多未  
究所蘊去之順德雖云異治固尚在此郡之內接響絃  
歌回春嶺海僕未能絕望於左右也末由進謝謹此馳  
瀆不具

與黎知縣

區區憂病之餘日有事於祖禰始者竊聞左右遭不逞

之誣尋又有伉儷之憂欲致一書奉慰多累弗果因循  
至今愧罪愧罪頃聞差人護喪歸江右哀念久當漸平  
吳長官有譽於前亦且不能免於多口人所遭固有數  
耶謹令犬子詣府下布此區區伏乞垂亮

與蔣教諭

違濶久矣緬想清顏如在夢寐許巡檢回遠枉詩尺兼  
致絲綿之惠感感不肖孤久病支離屬以老母傾背毀  
瘠日增與死無異寧復有毫髮外慕作世間夢耶恭惟  
縣博廣文先生坐函丈誨多士位雖極卑道貴無忝益  
自有樂地也瞻望末由惟冀萬萬以時自重



白沙子全集 卷之四  
與朱甘節

去秋別去不審何日至桂陽久不聞一耗甚懸懸也鄧  
俊圭今遣家僮來問桂陽事不知俊圭書中亦惟云寄  
到老大人輓詩耳不審比來履况何似令伯母夫人洎  
諸昆季想皆納福勝常道遠無一便不得數奉問媿罪  
媿罪李世卿首夏自嘉魚來訪今尚留白沙與之語甘  
節真知人哉俊圭擬冬春間會白沙貴札可付來也餘  
不及

與黃舉人

克仁久在制中某老病支離不堪走弔而自杪秋感冒

痿痺逾半年未嘗一近筆硯手疏亦廢知罪知罪不審  
自罹荼毒至此氣力何似希顏兄近會亦不數音耗聞  
然如隔萬里良可慨也謹此上問起居不宣

與何廷規

竹總先生壽老母詩何忠愛爾耶李氏倫長官吳斗南  
何子有暨未面諸進士先生咸有作感慰無量謹此謝

與鍾百福

近來濟寧會潘留鶴先生益知吳錦衣之爲人矣獨恨  
未得一面耳百福在江湖多交好人李承恩旦夕當見  
前在平江辱知待之厚皆百福所賜知感知感道途所



經諸拙作之楮不能盡錄莊敏廟詩用百福意不必盡  
莊敏但各指一事微顯闡幽取其大者耳拙作寄奉錄  
在別紙求教舍姪未至姑少俟灣上數日後方入城去  
就既定五六月間或再與百福會淮上又幸也不多及  
三月二十三日寓張家灣鄉末陳某再拜百福先生鄉  
契淮中諸相接人乞一一致意爲感

又

連遣人候百福於玉河橋昨晚乃知北城之寓不審何  
日入城也拙疾拘綴不得走總戎府下戀德之忱形於  
詩百福從容語及之至懇一二日能一過僧舍否懸望

極矣某白

又

百福鄉契長路相思如共堂席僕踽踽無補於時惟百  
福豪宕磊落無適不可林緝熙張廷實近過淮想共抵  
掌一笑前有拙稿并雙履封留於總戎所清視爲榮平  
江三公子恨失一會爲致此懇張仲諸揮使通爲申忱  
賤疾未平勉從紙筆不多及

又

今日行李着舟以某百戶未至不得發專使馳問來否  
河流將凍歸心如火此使還即發舟矣十九夜郭縣舟



中秉燭簡上百福先生某再拜

又

渴想一叙適令舍姪造請今晚或明日得一顧寒寓至  
禱某又言嘉貺足感多愛

與馬玄真

趙壽卿助建丁明府祠又捨田十二畝以供祀事與厓  
山破百數金作慈元后廟乃其素心諸友咸為賦詩謁  
世卿文以賀之非徒見作廟之人實以表前令之愛於  
無窮在足下宜有高作非專為趙生也不可不告惟尊  
裁

卷之四終

白沙子全集卷之五

傳

羅倫傳

弘治癸丑三月作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彛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  
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  
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  
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  
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  
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



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

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竒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



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  
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  
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  
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 行狀

丁知縣行狀

成化丙戌七月代容珪作

侯姓丁氏諱積字彥誠別號三江漁樵人世家寧都之  
關西丁氏系出丹陽司馬司馬之後世有顯人曾祖某  
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曾祖妣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  
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補弟子員挺立不爲時輩所喜  
登成化戊戌進士明年出知新會縣新會廣藩巨邑素  
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  
之同年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爲  
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即上謁先生欲事以師禮月分其



所得俸先生每避還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詔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峰羅先生雖素昧平生然每思慕其賢訃聞專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以助葬事其尊賢樂善無間於存亡如此有中貴弟梁長責民償逋過倍復妄訴之侯侯廉知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縮頸是是非非苟罹於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大趨令侯于于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既寘于法復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

庭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於賭博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氣習嘗爲民辯冤忤當道繫獄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爲侯解侯示以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爾等慎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擒之斃于獄侯尤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算民苦之侯痛革其弊益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於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胥乘時侵尅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六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



侯爲處當每丁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民窮於侈且僭侯爲申明洪武禮制叅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爲禮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爲衆所推讓侯於元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侯周視行列必極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曰此令之責也

遂於圭峰絕頂築壇禱雨時當酷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齋沐伏壇下致禱凡七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侯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觸暑跪壇下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侯衣略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之衣盡濕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已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所敬事者惟修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之祠無大小咸毀之此其政績顯著之大者一



念終始在民既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於官侯生正統丙寅十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一芳次曰某生于公卒之五月女二俱幼侯卒之日民相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於家鄰人怪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丁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過也珪邑人也侯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覩故爲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

伍光宇行狀

君諱雲字光宇系出汴梁伍氏先世仕宋爲嶺南第三將曰氓之子始來新會至君爲若干世世爲士夫家君自少軒整有志於世無所屈讓與人語惟其所欲言輒語必竭乃已或忤之爭必務勝人有善好之若出諸己已所欲爲必以強人爲之垂四十始交於予予之所可君亦可之予之所否君亦否之惟予言之適從南山之南有大江君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君乘艇獨釣或設茗招予共啜君悠然在艇尾賦詩傲睨八極予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嘯飄飄乎任情去來不知天壤之大也



所居之北爲巖亭高不盈一丈其中閒寂視之窈如也而君以夙疾未除齒髮日耗其爲學也蓋不能無日暮途遠之憂便杜門息交不擇遠近爲趨舍凡平居一切與往還者皆抗顏謝焉入處於亭焚香正襟趺坐竟日聞者異之別於白沙築草屋三間號曰尋樂齋與巖亭往來居之蓋自成化庚寅之冬至明年首夏凡四閱月無日不在尋樂始與家人約云吾不可去白沙吾其齋戒有事於家廟吾疾作須扶持吾乃歸一日二日小健吾當返慎無以家事累我既而果如其言學主力行與之語雖不便了而能鞭策益力肯擔負矻乎不移前此

惟務意氣勝人不自覺束凡出藩籬事亦無所不爲至是痛自懲艾痛自改革嘗激昂厲聲語云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夕約已以進有所弗及無所憚劬焉聞與予論爲文必曰黃涪翁題摹燕郭尚父圖盡之論書曰兔起鶻落法語也知畫者必知書其惟蘇長公乎至於詩則謂唐以下多近體古詩冲淡之流吾其陶處士師乎凡此項皆君篤好而願爲之及其卒也十九無成則亦慨乎歲月之已晚而其力之所及有未暇焉耳君篤於事死之禮謂斯禮之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籩豆之費則不肖者有以藉口乃告於季父絢洎伯兄裕割



田若干畝以供祀事權以所居第爲祠有事於此必誠  
必敬月旦十五日君率以夜半起衣冠端拱立祠下以  
俟尊幼男女咸來無或敢不虔歲辛卯秋始大營材爲  
祠當病未亟時尚日經度茲役將訖日始事語人曰吾  
息奄奄吾旦夕死不可知惟是祖考之神所棲未有定  
處吾深懼焉雖存一日不敢怠語斯須未畢痰湧出喉  
中滾滾不絕如縷日夜且數升親舊憫其如此咸勸之  
令止勿聽卒之前數夕焚香秉燭招予與訣父子兄弟  
具在直云雲薄命雲負先生數日遂卒卒之時年四十  
又七實辛卯十月十八日也君娶某氏無子裕以其次

子秉中爲君後云



祭文

禱雨祭五方土神文 代丁知縣作

六月不雨田苗將槁愆伏為災孰非天造探殃所由誰  
實召諸惟令不令斯民何辜神不宥過某敢辭死願沛  
甘澤以綏赤子

禱雨告各神文 代丁知縣作

邦有常祀祀為邦主食民知報罔間今古神宜惠民  
實賴之彌月不雨苗則槁而某忝為令我民是軫敬祈  
神庥蘇我民寤

謝雨文 代丁知縣作



今令所急者簿書期會而已政教不修何以爲邑徒食  
七品之祿以在民上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某  
者履任以來未及一載惟不能修厥職而亢旱是憂幸  
賴天地神靈憫民之窮降茲甘澤誠欣誠荷謹具牲醴  
用答神賜惟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

祭大忠祠文

代丁知縣作

儼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謂正氣至大至剛上有青天下  
有黃壤不亡者存薰蒿悽愴維茲仲春謹以牲帛醴齊  
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祭菊坡像文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  
澤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  
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  
清通朗徹貌予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點茲頑鐵庶  
幾百年不遠途轍秋菊之芳寒泉之冽莫而薦之用表  
貞潔

祭伍光宇文

烏乎光宇麗麗而強其執則固其謀則方惟其篤於善  
也不忘乎一飯之頃故其向於道也寔近乎數仞之墻  
予觀之子久矣子初爲人烈烈亢亢其味桂薑人不敢



嘗世之病子者謂子好伐乖於和而軒於直子獨畏子  
感激而慷慨其才如此故變而至善也去故習如脫屣  
而人之望之也若斷鴻天路之翱翔苟不纏於宿疾限  
於短命而肆其力於學也又焉可量哉使其辭煙霞而  
依日月展股肱而佐廟廊底定海岳燮理陰陽下撫黎  
庶上佐元良吾不知子之究於用何如也至若犯顏敢  
諫正論堂堂可以引裾批逆鱗之怒可以折檻干刀鋸  
之芒直而不回死於愈光若是者非子之望而誰望耶  
古之榮於進者聽其言若可信也觀其色若可壯也至  
於臨死生利害之變鮮不回顧而徬徨故士之可貴者

不於其身之彰於其志之臧不臧而彰匪事之常臧而  
弗彰庸或何傷古之豐於才而嗇於命者多矣奚獨子  
哉惟其不待生而存兮故不待死而亡夫既信其如此  
兮又焉論其行藏嗚呼光字其何可忘

奠伍光字文

壬辰歲首月之二日某甲子白沙陳某過亡友伍光字  
尋樂齋撫物興懷潛然瀉涕遂命子景雲持炙雞絮酒  
奠於南山之廬而哭焉烏虜光字遽至此耶去年今日  
版築尋樂其聲登登隱然在耳手植庭蕉上墻綠逐日  
新光字何之斯文一縷千鈞我輩三綱五典左顧右盼



兩壁間聯句想見當時負荷一段精神耿耿不滅天道  
予善斯人也而不永年嗚呼哀哉尚享

告伍光字文

成化壬辰夏六月戊寅白沙陳某奉柬於亡友伍光字  
之靈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某平生於光字至誠相與  
無異骨肉不幸光字早世某在何敢以死生相背凡百  
舉措一如光字存時近日家塾刊拙書真草百餘字與  
諸生臨寫尚有板四隅匡郭未整欲借安仔刀斧一口  
又所卜屋後山近請得李立武來看云此地三台落穴  
有氣是可藏矣敢告新刊孔陽來鶴亭詩并拙作數首

奉去冥覽

祭先師康齋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陳獻章  
被徵赴闕道出劔江謹具牲醴告于先師聘君康齋先  
生之墓曰於乎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  
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網緼先  
生之生孕三光之精鍾河岳之英其當皇明一代元氣  
之淳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而  
發軔既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迺  
人此先生所以奮起之勇擔當之力而自况於豪傑之



倫也先生之教不躡等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  
依仁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啟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於  
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  
弟子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閫域彼丹青人物  
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一二近似之跡描畫之  
又焉足以盡先生之神其也生長東南樞趨日少三十  
而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今也欲就而正諸而悲不及  
先生之存先生有知尚鑒斯文尚享

告羅一峯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月某甲子白沙陳某應徵

起赴京行過永豐謹具酒果庶饒粢盛告於亡友一峯  
羅先生之墓曰嗚呼先生今曷爲而往始曷爲而來處  
則猷猷之逸民出則文章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  
中天之杲日而轟動出羣之氣啟百蟄之春雷知先生  
者擬先生於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栢弗類反見目於  
榆槐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錄遇惡必摧存而知亡過  
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所存其大者  
正君正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  
忠則致死而勿頹貧賤而不爲戚患難而不以回成化  
己丑之夏予遇先生於南畿盍簪之懽忘形爾汝既三



宿而後別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歸之文予處先生草亭之內既而各申其戒曰我不枉已君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麗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何誰於戲惜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之常也非予與先生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絮醅尚享

祭太子少保朱公誠菴先生文 代陶廉憲作

烏虜公不為矯矯亢亢以要譽於眾口而其端方儉約以事乎其上也以為忠不為烈烈轟轟以震耀於當世而其清靜簡易以臨乎其下者足以為功昔者兩廣

盜賊充斥自西而東韓公率師擣穴攘兇兵由義勝民以盜窮公來繼之以守易攻陰慘陽舒相為始終甚矣公之厚於民而薄於躬也一食之費必計曰民其不聊生一役之興必計曰民其不堪命故人之遂其生養者若赤子之慕慈母人之免於塗炭者若枯槁之遇春風某奉韓律未弛我弓公曰撫之敢為異同知我任我實惟兩公天子以公久勞於外還公於朝齒雖落而志則雄食雖少而神則克於是乎竭股肱之力而効臣隣之職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命脉士以此望於公公亦以此自期胡天之不憇遺俾



白沙先生全集 卷之五  
公之功著於四方者雖成乎昭昭之美而公之忠奮於廟堂者未底乎赫赫之隆烏虜哀哉尚享

祭誠菴先生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冬十二月壬申朔越初八日巳卯門人翰林院檢討古岡陳獻章謹具牲醴粢盛庶品遣子陳景雲致祭于誠菴老先生太子少保朱公之靈曰於乎昔我抱病造公戎府公曰時哉毋戀衡宇賢才用世小大有補長筇下山可以撐拄羣龍在朝可以參伍皇皇仲尼與世爲矩獵較不行然後去魯好高欲速爲戒自古再拜謝公不我色許短疏叩天歸寧老

母公曰嘻哉不忘陟岵甲辰之春公委齋谷帝命還臺以親四輔炳如日星衆目所覩我貢尺書傾竭心腑公在廟堂當爲砥柱公去廟堂當爲鴻羽公攬臺網閱兩寒暑或弛或張或默或語迹公所爲誰奪誰予萬石之鍾千鈞之弩我欲言之猶懼莽鹵胡天弗弔禍來二豎於乎公乎是謂卷婁豈惟門生匹夫匹婦遼哉柳陽欺我疾苦犬子執卮往澆墓土索紙題情涕下如雨於戲哀哉尚饗

祭丁知縣彥誠文

嗚呼登賢名於甲榜與多士而並馳試牛刀於小邑稱



庶物以平施耻溷溷以希合寧戚戚而謀私嘗錚錚以  
 陷獄亦蹇蹇而忘危故法不貸於豪右而惠可及乎糞  
 婆汎掃淫祠網維化典載勸載懲條章顯顯雖小人之  
 難化亦向風而革面兩考於茲夙夜有常殷憂成疾二  
 豎爲殃方其在病斯民皇皇今其既往行路涕滂此見  
 好惡之公出於人心之天不容已君雖死而有光念昔  
 從游禮崇信篤旅魂何之遺孩在目扶護者誰我力不  
 足生死交情盡付一哭想英爽之未亡故焄蒿之可掬  
 烏乎哀哉尚饗

祭黃君樸文

於乎逍遙乎半月之舟留連乎澤垓之酒面圭峯以放  
 懷唱竹枝而拍手春月秋花卷爲已有何百年之未半  
 與衆木而同朽大塊無心孰夭孰壽消息自然匪物有  
 咎委變化於浮雲達榮枯於疎柳有肉在俎有羹在豆  
 公死如生薦滿一斗

祭李磐石文

公鄉之父兄行也子弟輩事公於茲有年矣公坦直而  
 不華約而有恒其中舒舒其於事得喪無大欣戚又不  
 作富家翁樣中屨雖極粗垢不耻也凡公之事如此人  
 之詭譎侈靡者孰不笑之然公以此賢於鄉人遠矣烏



乎哀哉尚享

爲景易撰祭劉氏外母文

烏乎外舅之生二十八年奄棄之孤孰維其顛恭惟外  
姑守一秉貞勤儉始終家用不傾男女五人以母爲命  
奚有室家內外各正古之賢士比德則同母於苑氏可  
謂有功自昔于歸迄乎就木德亦可師功亦可錄於乎  
哀哉尚饗

奠舉人譚士直文

於乎士直遽至此耶天不與之年與之才將誰咎耶彼  
碌碌者老無聞於世又何貴於年耶哀哉尚饗

祭容彥禮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有一月己卯朔白沙先生  
門人容彥禮之柩以明日庚辰發引將就窆於大田先  
生許爲之墓銘而未具乃命其子陳景雲持庶饘粢盛  
酒果致奠於彥禮柩前而告之烏虜士而好奇揆道則  
離士而無竒罔聞於時彥禮之生五十五年於茲矣彥  
禮之處乎宗族行乎閭里同不同者爲誰彥禮之希慕  
乎古而取法於今而誰與歸觀其所與而人之賢否可  
知彥禮之墓吾將徵於彼以銘之嗚呼哀哉

祭袁侍御文



白沙先生集 卷之五  
思昔南京傾蓋而語垂二十年君出我處君由進士宰  
邑太平再涖宜興廉惠有聲遂簡霜臺來巡敝省未至  
而孚姦吏縮頸頃以公務過於白沙夜闌秉燭相對咨  
嗟君病未衰我衰而病進退存亡必得其正與君論易  
託詩以宣君口不言豈不謂然除虐救民負荷以往止  
於龍川其勞可想或云非也無疾而委道路流言將信  
將疑惟君英明夫誰敢犯苟得其正死亦無憾君司風  
紀實茂才猷天佑下民而不少留吁嗟君兮民之司命  
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兼素之訃繼此亦聞海內知已存  
者幾人烏乎哀哉尚享

奠容彥昭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昭將歸寗窆窆遣子景雲持炙雞之  
奠告于彥昭之靈曰嗚呼彥昭顏子之壽過于彭祖王  
公之樂不如匹夫彥昭居吾門不可謂不久矣四十一  
而亡不可謂夭矣已矣乎吾將以悼彥昭者自悼而又  
以悼衆人乎烏虜哀哉尚享

奠容彥潛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潛之卒遣其子陳景易具隻雞酒  
果致奠於容生柩前而告之曰俯江流而嗚咽望雲山  
而徘徊嘆一生而已矣悵獨立以興哀游好幾時音容



白沙子全集 卷之五  
永謝致奠一觴有淚如瀉尚享

奠汪海北文

烏虜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自然世外衆莫能參氣雄萬夫德罔二三予何人哉爲公指南修古日新懷沙匪堪譬彼世味甘其所甘江門秋月廬阜晴嵐海北二年朝諷夕談如飲醇酒無日不酣從事數至命我則慙我賦白洋句不待探可以立懦可以激貪雖有百鈞何足以擔擴而充之奚適不堪烏虜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四方誰無宇宙負大翼者其風必厚惡木道旁往來莫覲昔人之交傾益如舊益不待傾金石亦透天俾爾才

不俾爾壽厥初受之今也奚咎尚享

奠梁貞文

於乎惟正思慕古之人師之非不足於才也歲月永謝於呻吟回翔今之世行之非無其志也科第未殫其胸襟昔之來也碧玉樓中指蒲團而語靜今之去矣白雲何處想鶴駕以傷心果司命之在天不可以人力勝耶抑所養之未至不可委之命耶今館中之士求如惟正者守一而歿益亦希矣薄俗移人始終殊歸不自知其非也於乎哀哉尚享

奠表兄何處素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乙卯四月甲寅朔越二十一日甲戌  
孤哀子陳某謹以牲特柔毛粢盛酒果遣子景雲等奠  
于表兄處素何君之靈曰當披髮袒跣之初聞兄之訃  
兄不幸屬纊與先妣同日某摧裂肝肺之餘無由往哭  
烏虜哀哉烏虜痛哉兄年七十不為不壽兄有二子不  
為無後死生晝夜萬物芻狗復何言哉尚享

奠謝伯欽文

烏虜伯欽知吾言否六十年中通家之舊親我事我棲  
棲自幼情若兄弟為足為手吾行東西不離左右矢心  
靡它乃若之厚庭有佳植雪霜為寇如何弗顧身木已  
就遺憂孔深奚測奚究積善餘慶反躬可久苟無令人  
天損必受誰其憂之不負良友於乎哀哉尚饗

祭陶方伯文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其行翩翩其光烈烈公攘寇患于  
嶺西東百里大藩勞貫始終四十年来枕戈捲甲力能  
誅夷威足鎮壓公在嶺表長城是依公今逝矣人胡不  
悲其也於公雅匪朝夕東望仙城有淚霑臆昔者枉棹  
扶病過予笑語竟日放步徐徐將謂百年精力猶在別  
幾何時忽此顛沛乖厓將去逸人復來一訣萬古豈偶  
然哉世烈光前錦衣裕後俾公子孫世享其有死生一



致公何憾焉有未厭者六十五年惟天命之窮達壽夭  
惟心安之泰山毫杪老病日益跬步莫支敬陳薄奠以  
寫我私尚享

祭顧勉菴別駕文

於乎昔倅我邦公才獨優往貳端陽實惠一州通達萬  
變可期一面止於郡僚督府之薦公車翩翩愈勵愈奮  
一病不起孰云非天少有抱負受知當路衆論同異孰  
識其故晚節不虧浩然賦歸進退可觀吾寧不悲一息  
不至今其已矣神乎洋洋歆此誠意

奠邱閣老文

於乎先生之志見於行事先生之言存於著述既大顯  
於當年必有聞於異代某一病當年老於林下足不至  
先生之門目不睹先生之書比歲得所遺瓊臺吟稿纔  
一編而已而何足以知先生之大全哉於乎有言依乎  
教有行槩乎道行由教宣言以道傳沒而有知尚鑑斯  
言

奠何教授文

於乎生之謂來死之謂往往來之間奚得奚喪河嶽星  
辰鼠肝蟲臂小大則殊由其所遇載鳴教鐸載典文衡  
引年而休烏虜先生



祭先妣林夫人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冬十月己巳朔越二十又一日  
己丑孝子陳某敢昭告先妣林氏夫人友人刑部主事  
蘭谿姜麟肅具香一束帛一端俾告夫人之墓焚之以  
表哀慕之誠謹以茶酒時饌用申虔告

墓誌銘

李子高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昂字子高別號鈍齋少孤奉母王氏孝謹  
處於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稱之景泰庚午之秋母  
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君得報慟絕失於顛沛之初不  
能捐生以赴飲恨而卒予從何宗濂跡君甚矣君之所  
為不足以盡君之心也遭時擾攘母子兄弟異處君獨  
以一身周旋其間恩非不足於膝下而病於仁愛非不  
足於同氣而窮於智天地鬼神臨之親戚朋友鄉黨孰  
不知之而終不足以釋君之心至不能瞑目以死甚可



哀也君與宗濂同邑里世居番禺之沙灣宗濂久從予  
遊實君之子壻也與君之族子珍撰述君之世次行實  
爲其子孫請銘於予君名臣之後八世祖文溪先生忠  
簡公諱昂英英宗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考諱彥  
章君娶同里趙氏生子男一人曰元宗早卒女一人適  
宗濂者是也孫男四人振綱振裕振安振芳君之生以  
永樂甲申其卒以景泰辛未二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八  
是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葬里之金釵山趙氏祔焉狀  
稱君長厚恬靜自適喜讀書手未嘗釋卷尤樂吟咏春  
秋致嚴於祀事接人無親疎一以誠宗濂當不可誣也

銘曰生不足歸於天義不足何有於年烏虜子高之心  
匪我銘之而誰與傳

何廷矩母周氏墓誌銘

成化八年壬辰四月日番禺何廷矩之母卒卜以其年  
冬十二月某甲子葬邑之永泰鄉石馬山祔其親之兆  
廷矩先事告伯兄廷桂以狀走白沙來請銘廷矩在諸  
生中齒長而賢首率諸生事予予懼與廷矩比諸生成  
進曰是生廷矩者也非是母不生是子徵賢母也子宜  
以其賢銘予乃閱狀母姓周氏諱某番禺人福建都司  
都事君諱普敬之女澤菴何先生諱淵之妻性孝敏勤



怒始辭襁褓得一果必以獻諸母事針縷刀尺巧不俟  
教絕人臨事恪而有法勞不厭也博愛而善喻人不待  
矯而至也年若干歸何爲冢婦愛舅姑如愛父母奉賓  
客如奉祭祀雖居流離未嘗窘戚爲滅裂平居處於娣  
姒得娣姒處於媵侍得媵侍處於族親無貴賤內外尊  
卑賢否咸宜故視其疾者無不憂哭其死者無不哀也  
自澤菴歿專家政至是若干年而終春秋七十二子皆  
已出二女皆已有歸始新喻胡公以按察僉事提調學  
校嶺南廷矩爲郡學生員以文行見器重及秋將試廷  
矩一旦謝去公弗能止親舊欲其仕進羣來譁廷矩廷

矩閉門拒之有讓其母謝曰兒削行爲君子耳吾何尤  
廷矩倍益厲若負重進進不敢爲少懈母之訓使然也  
嗚呼賢哉銘曰昔有尹母和靖實賢今有廷矩豈無母  
焉卓彼兩母輝光後先我銘其墓以永於傳

處士容君墓誌銘

東良處士既歿之二十八年爲今之成化十一年歲值  
乙未其子珪始以其墓乞銘於白沙陳先生辭之曰銘  
以昭德考行予生也晚不及見鄉先進而今談者亦不  
聞鄉先進某有某事某異也惡乎銘珪以狀進予閱狀  
喟曰是何足以驚動世俗徼譽於鄉黨閭里耶蓋世所



恒稱道者其事必有異乎衆驟而語之可喜可愕故相與樂道而傳之也處士才不爲世用施於其家者亦曰爲子不得罪於父爲弟不得罪於兄爲父兄不虐棄其子弟云爾處士之不見稱於時宜也雖然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裘夏葛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道率其常者無顯顯之形也惟夫事變生於不測智者盡謀勇者盡力捐軀握節死生以之夫然後見其異也而豈人之所願哉處士韜光閭里正終衽席則其見諸銘者殆亦不過是而已茲其常也處士姓容氏名某字某娶阮氏生四男一女處士之生以永樂庚寅二月十九

日卒時年三十九珪率其弟珽璿璣以某年月日葬處士於三岡社馬鞍山木已拱云銘曰伏其龍蛇逍遙雲霞網紀孝友以裕乃家千我銘者其在茲耶

寶安林彥愈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彥愈字抑夫居室外種竹十數箇自號曰竹齋君上世閩之莆田人有諱喬者宋紹定間爲廣州路別駕卒於官其子日新葬之寶安之茶園山因家茶園日新生慕升慕升生可以以生茂賢茂賢生信本娶黃氏君之考妣也自別駕至君凡七世世爲茶園人君性快朗瞻於才而周於事有忤之者聲色爲突然其



白沙子全集 卷之五  
消也可立而待少衣食於賈賈所至勘耳日所接事好  
惡久之若有得者手書小紙帖示省兒光曰樹立宜如  
是乃范文正畫粥長白山時事也復畀之全集曰是爲  
汝師居常於外見一名文字時所稱者亟手錄與光携  
錢入市買書卒惟光所欲得不問值寡多光爲舉子業  
夜分起讀輒爲戒曰兒勿苦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  
設令勤形神得官於輕重計不亦左乎欲速不速不欲  
速速之非善爲速者也光既領鄉薦未即仕來與予遊  
君益爲喜光誅茅欖山爲修業之所君笠屐日至視工  
築不少廢暇時爲光錄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板本

出乃已光感而嘆曰父師覆育光得一日於此如得一  
月一月如得一年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君聞而領之時  
論多弗合者君視之漠如也光既杜門欖山同時士往  
往有紆青曳紫照耀閭里者親舊以其落莫告君裁君  
爲不省答徐呼光謂曰汝學如是欲有立即汝能立吾  
啜菽飲水死瞑目矣蓋父子間自爲知己人莫能間也  
君虔於事死遇宗族内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  
屑者君惟恐少拂其意治家不遺細碎庭宇必潔畚帚  
必親田圃樹藝之事與僮僕均勞逸身所服用非極敝  
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也嘗以仲秋天



日晴朗携諸子壻暨後生可意者數輩往遊羅浮登黃龍飛雲頂坐磐石引葫蘆酌酒徜徉信宿而後返君所好奇也哉君娶游氏生二男子四女曰明者光弟也孫男一人曰仲孺尚幼君卒之前一日植菊數本石竹一本與客行酒笑語竟夕凌晨將起就盥倏逝去實成化已亥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五光卜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君於銀瓶嶺之原狀來乞銘乃序而銘之先世英自莆田少服賈困魚鹽僥弗長積乃宣誰其徵在欖山

漁讀居士墓誌銘

何氏世居番禺之沙灣當宣德正統間有號漁讀居士者名貞字紹元取適於漁嘗讀書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上下一色居士手持竿線呼童冠三五高歌走舴艋遨嬉於江歸則焚香咕嚕坐牖下吟哦過夜分不寐以爲常尤喜飲酒子弟取杜詩之可歌者爲越聲歌以侑觴居士頽然真率從之飲者孔伯平胡孟時吳侃王子儒皆鄉之名士非四人之儔者弗與飲焉景泰己巳之秋盜起南海東西亘數百里沒於賊居士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王師至討叛玉石俱焚始爲請於官持檄至鍾村鎮招之全活甚衆沙灣人至今德之居士行必顧義



白沙子全集 卷之五  
言必顧道將屬纊猶顧諸子申以平日之誨言曰吾世  
宦之後族大以蕃勿倨以高寧儉而卑忠信基之禮義  
行之親賢取善佞者遠之培之植之勿替書詩先其義  
後其利薄已而厚彼廣積而約費惟家廟之奉墳域之  
治賓師之養寡弱之施則致隆而不可復惜俾子孫承  
守世世而勿以淫侈壞之則何氏之福與家法並傳無  
涯矣語已而卒居士生洪武戊寅卒之時天順己卯六  
月十六日也六世祖諱起龍仕宋官至太常大卿考諱  
志明妣趙氏初娶三山崔氏清獻公七世孫也生子男  
六人浩瀚淳淑靜沂女二人繼室簡氏楊氏無子崔氏

先居士二十年卒葬里之羅山六子奉居士柩以卒之  
年十二月十二日合葬其地儷兩繼室焉成化歲丙申  
靜始至白沙從予遊又七年壬寅夏五月乃以其狀來  
乞銘銘曰世之昧昧奔名與利有卓其英以不混世或  
貴而賤或賤而貴揮觴以爲適投竿以爲戲故不知老  
之將至

封署郎中事員外郎魯公墓誌銘

公諱真字伯真別號素軒右副都御史魯公父也其先  
寧國之涇縣人洪武間太父以寧國守禦民調戍南昌  
歸老於涇其子通寶由南昌轉戍廣之新會因家焉通



寶生公父保輓勤儉理生實基乃家及公而新會之魯始大公長者初補隊長卒伍爭較曲直不屑爲辯而以理譬解之恒愧服謝去於所事尊貴人有過面折之無少回讓貸者告窘或索券焚之正統間民虞黃賊之患將至挈所有赴城老幼扶携塞路守關者爲不便於民公力爭止之曰城守所以扞民民有急宜早爲之所奈何拒之既而賊奄至城下圍旬日不解瀕海騷然官出榜招諭民之從賊者公使人於常所往還之地曉以利害所在使民趨避之不疑由是得免於兵患人至今德之公生於永樂癸未某月日卒於成化甲辰某月日享

年八十有二先是予歸自京師未抵家前一夕夢見公化爲嬰孺嘗夢數人爲嬰孺者輒死未幾公病遂不起嘻豈非數也耶公娶同邑訓科周旋之女賢克相公先公若干年卒葬歸德里之鳳山子男六人長曰賢先卒次曰能即都憲公曰英曰俊曰秀曰傑英秀皆義官俊未仕傑陽朔訓導女二人適何宏葉蒼及公之存孫男十五人曾孫幾人壽祉子孫之繁人以爲積善所致也都憲公由進士官戶部以其官封公署郎中事員外郎贈母宜人初有司命選武衛子弟之良者入學公環眠諸子以都憲公克選蓋識之於穉孺時也都憲巡撫甘



白沙子全集 卷之五  
肅公訃至解官歸薨於路諸弟奉公柩將以今年丙午冬十二月十九日合葬於鳳山之原以狀來請銘吾先子處士與公舊思先子而不得見見其所與猶父也不銘公墓奚以辭銘曰源之華舒舒柯之實纍纍人無固本兮草木弗如澤不竭兮公之餘我銘示後昆兮勿替厥初

朱君惟慶墓誌銘

君名惟慶字汝善桂陽外沙朱氏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諱思諫之子故太子太保誠菴先生之弟也君生三歲而孤兄弟二人同受學於掌教凌先生某先補太保

儒學生員次將補君家籍戎備橋衛有司以君克戍母夫人胡氏謀盡棄其所有以贖君君奮曰男子之始生也懸弧以志偏橋戍於吾何有貨以圖之不恤家恤我遂太夫人心室如懸磬使吾兄朝夕憂衣食之不暇而暇爲筆硯憂乎於是毅然請行至則見者無貴賤遇以禮不敢以常卒伍例視之其地有橫蠻黃一竒奪孀婦李氏爲妻君於其夫爲族兄弟李氏使人告難於君斷一指以示信蠻知禍將及亟餽金以冀免君叱以狗彘即日以其狀白於官捕蠻投衛獄死焉君鄰盜者君知之而未能徙盜憂不見容以所劫帛獻君從容喻之於



義火其帛盜亦感悟都指揮告某由是重君爲人將謀  
進之君一不以介意而獨以母老哀鳴一衛憐之遂得  
解伍以歸間奉太夫人來廣就其兄叅議之養遇鹽商  
餽白金百餘不顧而去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  
亨也不藉勢以徼利其才如此與太保俱學其不遷業  
於戎伍以需其成其亦可觀也夫君娶何氏生男子四  
人恒益與節女二人長適何紹基次適胡紹海君生於  
永樂己亥十月十五日卒於成化丁未二月二十五日  
壽七十及君之存孫男十人妣瑤璠珂琨珣瓊玕瓊瑤  
恒與諸弟卜今年十二月辛丑葬君里之粟堆節以其  
狀走南海干銘於予爲請者曰太保知先生者先生以  
太保銘不可乎乃序而銘之外沙之族何以名詩書先  
後著簪纓汝善可欲介以清匪我不學困於兵搜抉幽  
隱爲君銘有譽於試惟我徵

朱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姓胡氏諱盧桂陽處士胡廣之女年十九歸同邑  
朱氏爲誠菴先生夫人誠菴先生者故資政大夫都御  
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朱公英也公幼而岐嶷夫人  
之大父芳見而異之手捫公頂以夫人許之卒定昏焉  
公自游邑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歷諸大藩政績顯著



至入臺爲股肱晝爲夜思四十餘年無內顧之憂者夫人實相之夫人之事姑也以姑爲心以心爲孝和氣蒸於一家聞從公於外常攜族孫竒竒得痢病穢不可近夫人親與湯藥夜禱於天曰諸叔祖無一後獨此孫尚存天若弗祐願吾子代之竒疾愈平居事紡績不少替既貴猶以身率下自旦至夜分不寐以爲常謂食祿之家惟一侈易流爲之鐵簪布裙以防之男未冠女未笄不識繒帛珠翠之華者夫人教之也過蘇見故黎邦伯長子凍餒無可仰給於人爲解衣衣之以粟周之顧謂諸子曰邦伯食二品祿足以佑其後人使其家不驕不

侈不逞威而作勢以取快於目前寧有是戒之戒之夫人以勤儉成性而教其家不能者約之其視朝領一官暮取諸民作器皿宮室衣服以愚弄其妻子者何如也昔者吾嘗見公於蒼梧服食不踰常人語予曰吾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吾入其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名陶長官不以家累自隨公舍人自桂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是謂有之不居得而不爲吾以觀於夫人事往往槩之公不約而同殆天合也夫人居家事小大處之咸宜至臨大利害決大去就屹然以身當之尤人之所難也正統己巳



白沙子全集 卷之五  
盜起閩浙間公以名御史治盜留夫人於北京時英宗  
北狩未返虜騎將薄都城或謂夫人盍去諸夫人面叱  
之召諸子前曰虜何能爲設有不幸臣爲君死義也奈  
何去之夫人先後累受誥封至夫人揆於德真無愧也  
夫子五人守孚守頤守謙守蒙守賁守孚舉進士歷官  
刑部郎中先夫人一年卒守頤守謙未仕守蒙領鄉薦  
守賁生員側室徐氏出也夫人一視之二女皆適官人  
及夫人之存孫男十五人女六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  
夫人生永樂某年其卒以成化某年壽七十三是年十  
月甲子守頤等葬夫人於高陂祔公墓也以狀來請銘

銘曰色之愛孰與德之愛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後之  
華奈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錫之祥蘭桂承  
芳以世其光繫夫人之澤兮百世弗忘歸骨於高陂兮  
永與公同藏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幼而能求父書於死喪顛沛散亡之餘長而能誦朱文  
公資治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及他書而不以媒  
仕進志非不立也才非不克也富貴貧賤愛惡之出於  
已非與人異也父歿於官母挈諸孤匍匐萬里扶護來  
歸憂極成疴是以不能去離左右旦夕與婦謀所以便



白沙先生集 卷之五  
母者母痛亦痛母飯亦飯其兄慷慨嗜酒衆目之爲酒  
豪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晡既醉  
而歸率諸卑幼迓於塗或徑至飲處扶前曳後徐徐而  
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雖以弟之貴窮公卿自視  
漠如足未嘗至公府若是者吾謂之賢不可乎此故處  
士嘉魚李君行實之著於州閭吾聞其子承箕之言也  
李氏之先世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至名遠仕元爲譯  
史君之四世祖也大父真洪武間舉巡檢父善教諭叙  
珙咸以弟官贈至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祖母熊氏母童  
氏俱贈淑人君名阜字元春伯曰陵是爲酒豪非直酒

豪於義亦豪季曰田曰郊田即所謂貴窮公卿而以其  
官贈三代者也兄弟四人相爲師友而庭無間言君娶  
鄧氏承芳承箕其二子也皆舉進士有名長女適王鉅  
臣次適游恢皆蒲圻儒家子承箕以今年首夏至白沙  
留數月不去因得問君家世之詳君年五十一卒葬蒲  
圻之某山今七年矣承箕至是屬予以墓銘予少不樂  
多學老益孤世豈以文而望予何承箕所嗜與人異謹  
爲序而銘諸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  
母疾子侍弟扶兄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王徐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藻軒甫之耕垧里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佩至君連三世不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行陽居四十餘載囊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弟所生同於已子凶歲貸貧者粟傾廩倒困而出粟雖多不以息歸在親舊者不責償而凡公私勸借助修壇宇津梁陂河水利君亦往往有焉其所濟大者數百金捐之弗計也有司以聞官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爲山林落莫勝日置酒邀賓客飲於臺池社院酣歌徜徉其所與游者率時之貴人耳君既卒大理評事黃君仲昭狀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

氏四子某某舉進士未第而卒五女皆適縉紳家君生永樂丁酉卒之時年七十有二將以某年月葬某山某原惠州別駕林君仲璧以大理之狀爲致其孤之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復別駕卒與予書曰必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別駕則誠愛君矣寧不愛吾言乎向夕吾夢與人謳髣髴記之其辭曰富而居猷畝體便輕暖口足甘肥左右僮僕随意指揮騎欵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親友相過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沉鳥飛引滿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諧嬉過此以往舉無所用其心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巖穴之間蓋福人也賢於



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爲子孫願之其王君之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奚言

處士陳君墓誌銘

始者郡諸生馬龍爲其友陳東淵乞銘其祖父處士忍菴之墓於我生之言曰處士居增城之山村無聲色嗜好以亂其耳目無形勢奔走以瀆其交際無是非毀譽以干其喜戚上下原隰相地之便宜宜田亦田宜圃亦圃長鑿大笠往來於蔗畦稻壟之間躬樹藝自旦至暮不少休收田圃之入以裕乃家夫處士行乎無名以能拓土業治生爲樂事故不知老之將至敢以是請惟先

生念之將無擇於細大而畀之銘既而東淵承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予白沙館之小廬山精舍自冬徂春戀戀不忍別去予游厓山東淵請執杖屨以從予既與東淵凡所紀述令一一錄之東淵朝夕侍我側畧無一言及於銘余益重之乃命取馬生之狀來考其世之粗可知者始遷番禺之祖宋天聖間教授南雄儒學因家番禺生五子曰守寧者遷增城山美村數傳至朝奉大夫文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生其中子曰汝霖爲縣尉縣尉以下至處士九世其遷山村自文德始處士諱誠字致明質木少言與物無競非橫之干直受之而不



白沙全集 卷之五  
報故自號曰忍菴云處士娶伍氏曰永榮者其子也一女適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弘治戊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永榮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葬處士於曾岡頭祖塋之左未銘烏虜一善可稱也亦可傳也顧處士於予初無一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不曰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於厥祖有光耶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辭曰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異乎人不求合乎人委歲月於農圃手足胼胝既裕其身又以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

奚疑

馬甘泉墓銘

宋有名馬其名甚大衛公得之空羣莫駕九世曰貞育德於野一本於身祖德勿舍今其歸矣附於馬灑我則銘之後有興者

陳冕墓銘

伯道有子劉蕢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子文蹈此高墳我銘爲子顯於千春

志孫杌壙

成化丙午之歲秋九月七日景易之婦苑氏生次孫以



周易筮之得渙之比占曰渙奔其杙悔亡因以杙名之  
明年春夏之間疫作里中之兒十五亡於疹杙朝病夕  
愈面光射人見者咸驚其異未幾婦攜杙如外氏得疾  
將歸俄而風雨暴至連數日不止比歸療弗及張目視  
左右淚潜然下如不忍捨其母然少頃遂絕七月十六  
日也杙生質異常兒清揚婉兮太夫人撫之喜曰似其  
祖又熟察其寢興啼笑早夜之有常曰無不似天畀我  
杙將恤我後我固無以活之痛哉是月己丑葬白沙萌  
園岡冢婦梁氏墓左志其壙以畢予哀云生之異保之  
未至愧極生哀哀極生愧何以寫之為壙記

墓表

封燕山左衛經歷張公墓表

公諱子真字伯大姓張氏家南海之西澹村自西澹鼓  
柁而南下得風水之便其至白沙一日耳余嘗聞公於  
番禺李貞德孚曰有行人少力田給數口無贏衣食不  
為恥晚歲既家裕又以其子官徵仕郎贈燕山左衛經  
歷公不色喜自奉養儉約如力田時對鄉人輒自稱姓  
名以語篋命服不以新易故葛巾布裘曰吾素性乃爾  
即不爾吾敢忘吾初故公之度大一鄉一鄉人咸嗟以  
為有德余聞士不恥貧賤雖富貴而弗驕則不失義不



離道入於患得患失碌碌爲鄙夫以是考公之迹而揆其所用心謂其無以異於今之人則吾不信也公積於家者厚矣余特表其大節以爲世勸公以農業起家故自號曰稼軒示有初也葬西淋鄉之某原望之木已拱高其封若馬鬣題曰燕山左衛經歷者公之墓也考諱可達背公於娘鞠公於外氏以成者公之妣梁也生於洪武己酉卒天順辛巳壽九十三妻何氏子男五長者某徵仕郎也次某某孫男八屬於予以表公之墓者徵仕郎所出丙戌羅倫榜進士泰也近以宰沙陽政最被徵時徵者類有御史之拜云



211
7
4



